

## 第一章 概述

### 一、云南人文、历史概况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与中原地区相距遥远。人口四千万，大多数为汉族，分布于全省各地，滇中及其以东以北分布较多。少数民族人口约占三分之一，分属于 25 个不同民族，除回族外，都有自己的民族语。各县（市）都有操民族语的地区，但少数民族人口较集中的地区在滇西和滇南。除河口有粤方言岛外，全省汉族人口均讲西南官话中的云南方言。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居民实行双语制，即在本民族内部交际时多使用本民族语，与其他民族的人交际时多使用汉语。他们使用的汉语随熟练程度不同而受到本民族语不同程度的影响。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居民完全不懂汉语或本民族语，但这样的人不多，他们讲的也是西南官话中的云南方言。

汉以前，云南和中央没有直接的政治联系，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 109 年），派兵经营西南夷，滇王投降，以其地设益州郡，是为云南设郡县之始。此后，东汉于永平十二年（公元 69 年）在云南西部设永昌郡，云南全境被纳入汉王朝的版图。

由于云南地方僻远，生产落后；“未臻王化”不便管理，因此汉王朝对云南的统治主要是通过土著民族的上层进行的。实行羁縻政策，控制不算严密。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云南便处于实际上的独立地位。蜀汉政权建立以后，诸葛亮为了稳定后方，远征南中（云南）。恩威并举，控制了当地民族的上层，巩固了在云

南的统治。蜀汉灭亡之后，西晋在云南设宁州，抛开地方民族上层，实行封建中央的集权统治，因措施不当，引起南中大乱。在四川被成汉政权割据以后，晋王朝对云南的控制已经难以为继。东晋南朝时期，当地贵族爨氏统治了云南，名义上服从于东晋和南朝，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隋统一中国后，两次兴兵讨伐云南，爨氏大宗的势力被消灭，剩下的各个宗支群龙无首，彼此处于纷争状态。

唐王朝为了加强对云南的控制，扶持彝族建立的南诏政权，攻灭爨氏各宗支，统一了云南，但双方关系随即恶化，唐朝失去了对云南的控制。此后双方关系时好时坏，多次发生战争。大抵唐朝处于守势而南诏处于攻势。唐之季也，南诏亦亡。经过三个短暂小王朝之后，云南政权转归白族建立的大理国。宋王朝吸取唐对南诏政策失败的教训，决定不谋求对云南的统治，使云南处于完全独立状态。但大理国形式上仍奉宋王朝为正朔，主动向宋王朝示好，在北宋后期与之建立了正式的藩属关系。蒙古兴起后，为了对南宋形成战略大包围的局面，于灭金之后经川西草原南下，1258年灭亡了大理国，但大理国的王族仍被封为世袭的大理总管，统治滇西一带。1274年，元朝设立云南行省管理云南，但实际上各地方官员仍委任当地民族上层，任为世职，用的仍是羁縻政策。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派大军攻入云南，消灭了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也灭掉了段氏大理总管，在云南设立三司，把云南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理之下。更重要的是，明王朝随即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垦殖，先后迁数百万人人滇，并采取措施确保这些移民在云南世代定居下来。汉族从此成了云南的主体民族，把云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明代汉族移民主要定居在云南的靠内地区，靠边地区则仍利用当地民族上层，设立土司进行管理。

清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云南，特别是靠边地区的开发，于雍正四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使大片土地转入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此后，仍由土司管理的地区缩小到滇西、滇南沿边一带，这种情况在部分地区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

## 二、云南汉族移民史和汉族方言的形成

汉语云南方言的形成和云南地区的汉族移民史紧密相关。汉族向云南地区的移民运动开始得相当早。战国后期，楚威王派将军庄蹻率兵入滇，开拓了滇池周围地区，但随后秦国灭了巴国和蜀国，并置黔中郡，庄蹻及其部下被隔断了与楚国的联系，遂“变服，从其俗”，在滇池一带定居下来，建立了滇国。这是云南有记载的第一批来自华夏民族的移民。到了汉代，曾在云南募民屯垦，又将一批批的罪人流放到云南，但因为云南僻远烟瘴，汉朝对云南又实行羁縻政策，这些移民规模都不大。此后，西晋时天下大乱，“蜀民或南入宁州，或荆州，城邑皆空，野无烟火”。<sup>①</sup> 这些移民后来都融入了当地土著民族之中。

东晋至隋初，云南与内地的实质性联系已中断，较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也就停止了。

唐初曾在云南设南宁州都督，并驻兵戍守，但不久吐蕃兴起，成为唐朝劲敌。作为对策，唐积极扶持南诏统一云南，以图从侧翼牵制吐蕃，对云南仍采取羁縻政策，所以这一时期进入云南的移民很少。

玄宗时，唐与南诏关系恶化，此后双方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唐王朝几乎屡战屡败，大批汉族人民被俘或被掳掠到云南，人数至少达数十万。这些汉族人在南诏成了奴隶社会中的奴隶，

<sup>①</sup>《资治通鉴》卷 86。

地位很低，后来融合到当地民族（主要是白族）中去了，汉语方言仍无法形成。

到了宋代，由于中央政府不愿插手云南事务，云南与内地的联系出现了倒退，相互隔绝，很少有移民进入云南。

元朝灭亡大理国之后，曾调集了一批汉军到云南戍守，同时也有一些汉族商人到云南经商，但由于朝廷对云南仍采取羁縻政策，所以这些汉族人数并不多，加上以前历代进入云南的汉族人早已被土著民族化，所以，元代云南虽有了较稳定的汉族人群体和汉语的使用环境，但规模都不大，仍然无法形成汉语云南方言。

到了明代，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王朝对云南一改历代的羁縻政策而由中央集中控制，又征发数百万汉族男女进入云南，并用一系列政策使这部分人口在云南定居下来。文化上的优势和人口数量上的优势，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优势结合了起来，使得汉族成了云南最大、最有势力的民族，汉语成了云南的最强势语言，汉语云南方言就此形成。

在此之前，历代迁往云南的汉族移民都被融合到土著民族中去了，他们所操的汉语成了当地民族语中的最底层。到了这时，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各土著民族成了少数民族，从各方面向汉族逐渐靠拢，有一部分甚至已经被融合到汉族中来了。以前历代进入云南的汉族人口，并未有成批迁往外地的记录，后来都没有作为汉族人群体留存下来（元代迁入的除外）。作为一个相关现象，而是在当地土著民族中出现了一批批的汉姓，象魏晋以来的南中大姓，如爨、李、董、孟、朱、鲁、雷、高、吕、姚、陈、赵、杨、谢等，几乎都可以在唐初的“白蛮”（白族先民）中找到（尤中，1994）。而到了明初，云南靠内地区仍居住着大批土著民族如白族、彝族等，在汉族迁入以后，也并未有记载表明他们有大规模迁走的举动（昭通除外）。可是到了今天，云南

靠内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已经不多了。与此相关，汉族中出现了一大批显然是来自少数民族的姓氏。对此，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这些土著民族人和汉族人在相互学习中掌握了较先进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后，和汉族人渐渐趋同，加上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压迫政策的影响，使他们最终放弃了自己的族属，融入了汉族人群。他们原有的语言成分，尤其是词汇，则成了汉语云南方言中的底层。一个较小的例证是“爨”姓，原是汉姓，地望在汉代的河东（今山西），到了六朝乃至唐初，却成了白蛮中的首姓。后来此姓因为字的笔划太多而转写为“寸”（蒙古攻南宋时，曾在白族中组织“爨燹军”，后改写作“寸白军”）。今天云南仍有寸姓，但族属已是汉族了。这种汉族土著民族化、土著民族汉化的过程，直到解放后仍在一些地区进行着。比如贡山县：

清末驻在这里的镇北营西哨的官兵，在辛亥革命后解体，大部分就散落在民间，现在都已报怒、藏、独龙、傣傣。有些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同样融合于少数民族中，只不过三、四代的历史，所以人人都很清楚。解放后来的内地人也有这样的趋势，汉族、白族、纳西族也向怒族、独龙族、傣傣族融合。——引自《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一》

至于少数民族融入汉族的例子就更多了，这种情况使得云南的汉族人口有了两个来源：一是内地迁入的汉族人及其后裔，一是由土著民族经融合而来的汉族人及其后裔。汉语的云南方言也有了两个来源，一是前一部分人讲的，未经过双语制阶段，土著民族语借词少；一是后一部分人讲的，经过双语制阶段，土著民族语底层词多。这两部分人和两种话又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云南汉语方言特色的来源之一。但要强调的是，前一部分不仅人数

多，而且在文化等方面占有一定优势，他们对汉语云南方言词汇的整体影响大，后者的影响则要小，而且其中的底层成分还在或快或慢地被淘洗着。

今天云南各地汉人多称祖先明代来自南京，但事实与此有出入。明代移民来自各地，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主。如史料云：

（沐）英还镇，携江南、江西人民二百五十余万入滇，给予籽种、资金，区别地亩，分布于临安、曲靖、……各郡县。<sup>①</sup>

诏湖南常德、辰州二府，民三丁以上者出一丁，往屯云南。<sup>②</sup>

（洪武）十七年初，移中土大姓以实云南。<sup>③</sup>

从史料、家谱、方志、地名等材料看，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移民在来到云南以后，并未按原籍分别集中居住，这使当时已成共同交际语的官话成了这些移民使用的方言，又不同程度地吸收了其他方言的一些成分，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明代的云南方言，这种方言与当时的南京方言很相似。曾任云贵总督的谢肇淛在万历末年写《滇略》时说：

高皇帝暨 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间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

① 《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附后嗣略》。

② 明《太祖实录》卷 186。

③ 《滇史》卷 10。

清代并未像明代那样由政府出面组织大规模的移民运动，但清代国家人口剧增，对土地形成了巨大的需求。乾隆十三年，朱伦瀚言：“盛世滋生人口日众，岁时丰歉各处难一。以有限之田土，供日广之民食，此所以不能更有多余”。<sup>①</sup> 由于无地耕种，社会上经常有大批的贫苦百姓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状态。朱泽云在其《养民》一文中说：“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以上材料转引自苍铭，1997）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清中叶以后土地兼并加剧，造成了失地农民的进一步增加，如乾隆时，湖北已是“近日田之归于富者十之五六，旧时之人，今俱为佃耕之户”。广西省也“田大半归富户，而民大半皆耕丁”。<sup>②</sup>

而在云南方面，雍正四年鄂尔泰任云贵总督时实行改土归流。一时间大片土地从民族堡垒中解放出来，对汉族移民开放，吸引了大批汉人前来。本来顺治十八年，清王朝还下令：

滇、黔田地荒芜当极开垦。将有主荒田，令本主开垦，无主荒田招民垦种，俱三年起科。<sup>③</sup>

到了乾隆三十一年，清廷发下的谕文中却说：

（云南）水陆可耕之地，俱经开垦无余。<sup>④</sup>

① 《皇朝经世文编》卷 39。

② 翦伯赞《历史问题论丛》，转引自苍铭，1997年。

③ 《清圣祖实录》卷一（转引自苍铭）

④ 光绪《云南通志稿》卷 39。

以这一侧面，可见当时移民规模之大。这种移民系自发而来，未经大肆渲染，所以史料中记载零散，但我们仍不应忽视。这种移民多由邻近省分迁来，如道光《广南府志》载：

广南南北境七百余里，东西境六百六十里，中间冈峦稠叠，鸟道崎岖。山地不自殖，租与川、楚、粤、黔贫民垦种，故近年民物繁滋。

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既视瘠乡为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

民国《广南县志稿》的描写比较细致：

在二三四百年前，汉族人至广南者甚稀。其时分布于四境者，附郭及西乡多侬人（壮族支系），南乡多俚保（彝族），北乡多沙人（壮族另一支系）。其人滨河流而居，沿河垦为农田。山岭间无水之地，尽弃之不顾。清康、雍以后，川、楚、粤、赣之汉人，则散于山岭间，新垦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汉人垦山为地，初只选择肥沃之区。日久人口繁滋，由沃以及于瘠。入山愈深、开辟愈广。山间略为平广之地，可以引山水以灌田者，则垦之为田，随山屈曲，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迨至嘉、道以降，黔省农民，又大量移入。

这些移民以来自西南官话区为主，为数既巨，势必要对云南方言产生深远的影响。云南方言在今天之所以归入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有较明显的区别，清代移民的影响应该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的，也就是说，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来看，汉语云南方言应该分为两个层面，其下层与江淮官话关系密切，对云南方言的整

体影响较小；而其上层来自西南官话，对云南方言的整体影响较大。

## 第二章 云南方言词汇的横向比较

云南方言词汇的横向比较包括了云南方言内部各点间词汇的比较和云南方言与西南官话各代表点间词汇的比较。

### 一、云南方言词汇的内部比较

在进行云南方言词汇的内部比较时，我们挑选了昆明、西畴、中甸、丽江、潞西、屏边、宣威、思茅、景谷、绿春、弥勒、祥云等 12 个点，所用的词汇调查表包括了 3 267 个词条，这些词都是云南方言中较基本的常用的词，词条的选择参考了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吴积才等《云南方言词汇调查表》（油印稿）、翟时雨编著《汉语方言与方言调查》、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等材料，经酌行增减而成。调查方法是，由发音人（词汇提供人）对各词条列举当地所用的各种说法，多多益善。比如“月亮”一条，思茅即有“月亮、太阴、月光、月亮巴巴”四种说法，我们都加以统计。统计结果是，在表中所列 3 267 个词条中，云南方言十二个点共有 10 964 个词语，这些词语在十二个点上的分布有广狭的不同，分布过半（7~12 个点）的有 5 304 个词语，我们用来说明云南方言词汇的内部共同性；分布不过半（1~6 个点）的有 5 660 个词语，我们用来说明云南方言词汇的内部差异性。

#### （一）云南方言词汇的内部共同性

在我们所收集到的云南方言 12 个点中分布过半的 5 304 个词

语中，经分析又可以按分布广狭划分为两个档次：第一档次中各词语在 12 个点中的分布超过四分之三（10~12 个点），第二档次中各词语的分布则在一半和四分之三之间（7~9 个点）。分述如下：

1. 云南方言中 10~12 个点相同的词

这样的词共有 2 993 条，占我们收集到的总共 10 964 条的约 27.298%。

据初步归纳，这些词语有这样一些主要特点：

A. 基本词汇的核心部分中有许多词属于这一部分，如：山、手。

B. 大批词与共同语的说法一致或接近一致，由于这一原因，云南人和北方方言区各地的人能较顺利地进行交际，而无需改变自己的方言，如：太阳、田。

C. 大批词与西南官话区其他点相同或相当接近。由于这一原因，不少外地人不能从词汇上把云南话和其他西南官话、尤其贵州话区别开来，如：坝子、粑粑。

D. 这一部分词汇中借词较少，来源也较少，但是有借词，来源也不单一，如：嫫、勾（开）。

E. 有一批富有云南方言特点的词，其核心部分构成了云南方言的特征词，如：太阴、耶。

F. 与汉文化关系密切的词较多，如动植物名称中家种、家养品种的名称较多地出现在这一部分，这与汉族农牧文化的传播有关，如：玉麦、谷子、牙猪、骡马。

G. 一些与较发达的社会形态关系密切、相对后起的词语，如与讼事、文化教育有关的词语较多地出现在这一部分，如：退堂、原子笔。

H. 语气词、叹词、象声词等较少，但是有，如：语气词“嘛”。叹词“哦嚯”，象声词“砰磷砰礅”。

I. 数词、量词较多地出现在这一部分，如：百二、<sup>l</sup>c'p'ai<sup>3</sup>（度）。

J. 新派词多，如：兄弟媳妇、冬天。

例词表：

热头	太阳
太阴	月亮
坝子	小平原、大块平地
箐	长满树木的山谷
海子	湖泊
龙潭	小而深的湖、大的泉眼
田	专指水田
地	专指旱地
热天	夏季前后，具体所指随省内地区不同而变化
冷天	冬季前后，具体所指随省内地区不同而变化
晌午	中午、下午二三点左右、下午三点左右吃的一餐
擦黑	傍晚
大春	大秋作物
小春	小秋作物
天把两天	一两天
个把两个月	一两个月
盘田	种庄稼
薅	锄草
撮箕	簸箕
马掌	马蹄铁
扫把	扫帚
连械	连枷
谷子	稻子
包谷	玉米

山药	红薯；山药
辣子	辣椒
茭瓜	茭白
柿花	柿子
山林果	山楂
桠枝	树枝
疙瘩	树墩和地下的主根、结。
尖	植物的嫩芽
鸡枞	一种长腿菇属的美味野生食用菌，长在白蚁窝上
抱蛋	孵卵
缴鸡	阉鸡
牙猪	公猪
骡马	母马
长虫	蛇
耗子	老鼠
虻蚤	跳蚤
曲蟮	蚯蚓
嗑松	海松
蒿枝	艾
门销	门栓
贝司扣	合页
被窝	被子
洋碱	肥皂
帕帕	手巾
补巴	补丁
拖把	墩布
卒子	塞子
洋火	火柴

电油	电池
老倌	老头儿、丈夫
儿子	泛指男孩、儿子
姑娘	泛指女孩、女儿、女青年
嫫	母亲（读阴平）
耶	叔叔
娘	父亲的妹妹、母亲的妹妹、阿姨（读阴平）
亲爹	父母的亲家公（自己的岳父或公公除外）、生父
亲妈	父母的亲家母（自己的岳母或婆婆除外）、生母
姊妹	兄弟姐妹、姐妹
兄弟媳妇	弟媳
姑耶	女婿
脑壳	头
鼻子	鼻子、鼻涕
尽头牙	智齿
肋巴骨	肋骨
凉着	感冒了
打摆子	发疟疾
背锅	驼背
夹汗	狐臭
片	尿布
阴丹布	阴丹士林蓝布
米线	米粉
粑粑	饼类食品的泛指
清酱	酱油
讨老婆	娶亲
人才	相貌
师娘	巫婆（“娘”读阴平）

相因	便宜
嘎嘎	肉（儿语）
屁屁	大便（儿语）
向火	烤火
活路	活计
街子	集市、街
小包车	轿车
印蓝纸	复写纸
原子笔	圆珠笔
背榜	考最末一名
退堂	休庭
吃	吃、喝、抽（烟）
扳	挣扎（读上声）
撮箕	畚箕
勾	滚（开）
认不得	不知道
半开	旧时云南流通的一种银币，每枚值银洋半元
扯白	撒谎
俗	窝囊
渣精	难缠
造孽	可怜
烩	烂、软
膈	（妇女）泼
嗨	大
滴滴	很小、很少
凶	精灵、聪明
串	快
一把连	全部

疲	慢
恶俗	令人厌恶
辣糙	精明能干
谘	严重磨损
个拔	个子
心肠	兴致（“肠”读阴平）
皮头	表面
团转	周围
以	里（边）
挡头	最前头
咋个	怎么、怎么样
将将	刚刚
招呼	小心、注意、留意
要着	快要
高低	稍微
红黑	总是、老是
搭	和、同
着	被
帮	把
挨	替（读阴平）
撇	折（读上声）
包摊	责备
镖	（液体）喷射
潜	煮沸后溢出
颇	豁出去
捧泡	奉承（“泡”读阴平）
盘	播弄（是非）
马	强压（别人）

卯	遗漏
攒	移动
磨	移动
统	移动
拗	移动
洒雨	淋雨（洒音 <sub>c</sub> to）
二天	改天、以后
赶街	赶集
这久	这段时间
豌豆尖	（做菜用的）豌豆苗
火把节	每年 6 月 24 日或 6 月 25 日晚上，家家点燃火炬，举行各类娱乐，原为彝族节日，现在各民族都参加
老表	表兄、表弟
蘸水	用碟子盛的佐料，供蘸菜吃的
烂	（妇女）在男女关系上作风放荡
矜	害羞、下流
铁	硬、结实、致密
泡	疏松、松软（读阴平）
哦喏	叹词，表示吃惊和惋惜
泼	溅
围腰	围裙
卫生衣	棉绒衣
下儿	（动物）产崽
松和	轻松、缓解
白生生	白，含赞美意
砰磷砰 <sub>破</sub>	象声词，形容撞击、捶打、重物落地或倒地的声音
□ <sup>s</sup> p'ai	量词，度，此为壮侗语借词